



雪花飘飘

杨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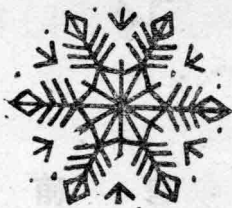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雪花飘飘

杨朔

封面设计：陆元林

插图：韩硕
施大畏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雪花飘飘

杨朔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230 1/32 1.5印张 22千字

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2版

1981年12月北京第13次印刷

印数:383,001—420,500册 定价0.16元

内 容 提 要

大雪天，桃树爷爷给孩子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那还是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，矿工的儿子百岁，随着母亲冒着大雪到很远的地方寻找父亲。当时，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，残害人民。百岁娘儿两个，在路上受尽了他们的欺压，母亲被折磨死了。后来，百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成为一个很好的战士。直到他随人民解放军南进解放北平的时候，才会见了离别多年的父亲。

桃树爷爷讲到这里，百岁来了。孩子们要百岁再给他们讲，百岁说：“你们该记着，我们做孩子的时候，不知受了多少苦，才长大的。懂得这个，你们就会知道爱今天，更爱明天后天了。”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

前 言

桃树爷爷是个说故事的能手，一辈子走南闯北的，阅历多，肚子里什么蹊跷事儿都掏得出来。村边上有一片桃树林子，林子里有两间小房，刷着白粉墙，桃树爷爷就住在这儿，专经管合作社里的果木。就为这个，孩子们都叫他桃树爷爷。

桃树爷爷有件时刻不离身的爱物，那就是支唢呐，不知跟爷爷做伴做了多久。桃树爷爷吹唢呐也真吹得好，不但会用嘴吹，还会用鼻孔眼吹，一吹起来引得孩子们成群打伙地围着

他转。

孩子们最着迷的还是桃树爷爷满肚子的故事。春天，桃花盛开，红艳艳的，简直是半天空落下来的一片云彩。你常常会看见老人家坐在桃树底下，身前围着群孩子，眼睛直竖竖地望着桃树爷爷的嘴，任凭那些做娘的喊破嗓子，叫孩子们回家吃饭，孩子们也不动弹。到冬天，日短夜长，一到晚上，桃树爷爷的热炕头更恋人，差不多总是挤满了听故事的孩子。要不是爷爷撵他们早点回去睡觉，听到天亮也听不烦。

这一天傍晚，天阴上来，一会掉了雪花，飘飘摇摇的，雪花一阵比一阵密。桃树爷爷心想：“下雪了，不会有人来了。”早早掩上门，从灶坑里掏了一瓦盆棒子秸火，端到炕上，也不点灯，守着火盆烤火。刚抽了半袋烟，门咕咚地推开，扑腾扑腾跳进两个小小的黑影。桃树爷爷一听，听出是小满和小牛，却故意不言声。

小满问：“桃树爷爷，你睡了么？”

桃树爷爷呼噜呼噜打起挺响的鼾睡来。

小牛悄悄说：“是睡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小满说：“没睡，没睡。睡了还抽烟？”一面爬上炕，凑到爷爷的脸跟前一望，咯咯笑起来：“我说没睡嘛，眼还睁着呢。”

爷爷说：“没睡也不给你们讲故事。”

小满拉着老人的胳膊摇晃说：“你讲一个吧，讲一个我们就走。”

爷爷说：“好好，别缠我，我讲一个。”又吩咐小牛说：“你点个亮，别摸着黑说瞎话。”

小牛点上油灯。桃树爷爷想了想说：“一家子，有个妈妈和个孩子……”

小满怕是编派他，赶紧问：“孩子叫什么？”

桃树爷爷笑着说：“你不用怕，反正不叫小满——人家叫百岁。乖乖的，就听我说说小百岁千里寻父的故事吧。”……

本 题

话头要回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天。那一年日本鬼子刚败了，百岁家在北京西面的山边上，穷得连指头顶大的地皮都没有，活不下去，只得跟妈妈冒着寒天大雪，到口外去找爹爹。百岁是个挺伶俐的孩子，脸方方正正的，两只大眼秀气得很。七岁那年，他爹曹老贵就逃到口外，一直没回家，只托人悄悄带回个口信，说是在下花园下煤窑。百岁的记性强，还记得爹爹胡子蓬蓬的，时常领他到野地去用马尾圈套雀子；又教百岁拿大顶，百岁竖不起来，爹爹就提着孩子的两只小脚帮忙。百岁记得最真的要算爹爹那支唢呐了。爹爹吹唢呐象桃树爷爷吹的一样绝，远近几十里，没有不知道他的。每逢到镇上赶

集，见到爹爹的人老远就喊：“老贵，吹一口好不好？”爹爹准吹。吹得格外出奇的是“百鸟朝凤”，一支唢呐能变出各种各样的鸟啼，有百灵，有杜鹃，有白燕，有黄鹂……连站在高枝上唱着的鸟也要止住声、歪着头、侧着眼，听入了神。

就为这支唢呐，曹老贵才惹了祸。原来日本鬼子刚占领中国那年，曹老贵憋着一肚子气，有时一个人蹲在炕头上，弄弄唢呐，呜呜啦啦的，听不出是个什么调调儿。百岁跟他的小伙伴躲在窗外，偷偷听了几遭，百岁忽然懂了，隔着窗子叫起来：“爹呀，我知道你吹的什么啦。”

爹爹在屋里问：“你说我吹的什么？”

百岁说：“你是用唢呐讲话。”就单腿跳着，拍着巴掌念起来：“日本鬼，喝凉水，喝饱了肚子，挨枪子！”

起先曹老贵只是背着人吹，吹常了，胆子越来越大，有一回竟在集上当着多少人吹起这几句话来。你想想，集上什么坏人没有？一传传到日本兵耳朵里，当场开了枪抓人。曹老贵连家都没敢回，从此逃到口外去，一晃眼就是七八年。

百岁母子动身那天，妈妈舍不得走，一步三回头，走一回坐下，又走一回又坐下。

百岁说：“妈，你是不是走不动？我背你好不好？”

妈妈苦笑说：“傻孩子，别说儿话了，你怎能背得动我？你看那边来了辆大车，去说几句好话，看能不能让咱坐一段路？”

百岁一看，旁边一条岔路上果然来了辆骡车，上边满装着沙锅。赶车的是个粗眉毛的壮汉子，侧着身子坐在车辕上，粗声粗气吆着牲口。

百岁连忙跑到岔路口上，迎着骡子叫：“大叔！大叔！你是不是到城里卖沙锅去？”

赶车的勒住牲口，狠狠望了百岁一眼问：“你想坐车，是不是？”

百岁怯生生地说：“不是我想坐车，是我妈走不动了……”
赶车的把粗眉毛一皱说：“你妈走不动还不是想坐车？别那么转弯抹角的，大姑娘气。”便跳下车，拿鞭杆子敲敲他原先坐的车辕说：“坐上吧。”

百岁妈坐上车，赶车的把鞭子一摇，哄着牲口往前走了。

百岁心想，这个人实在好，脾气可怎么这样坏？好象肚子里装满了气，一碰就炸。一路上，百岁总想找话说，可是赶车的只告诉百岁他叫老边，再多就不大爱吭声。一听说百岁要到下花园去找爹爹，不知怎的，老边忽然来了活气，连连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，下花园跟这边可不一样。”

百岁觉得纳闷，问道：“会不一样么？”

老边变得挺古怪，四下望望说：“呵！就是不一样，那边是解放区嘛。人家说那边的穷苦人都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哪象咱们这边——”说到这儿，老边冷丁变了声，气愤愤地骂：“咱们这边可倒好，一天到晚净受那些王八兔子鳖蛋的气！人嘛，谁没

有个头痛脑闷的，你稍微多躺一会，东家就在窗外踢着骡子骂：‘卧吧！卧吧！你就是会卧！我的草料也不是捡来的，白塞你的肚子！再卧，明儿打死你，吃你的肉！’”说着，老边举起鞭杆子，朝着骡子没轻没重地打，一面骂：“你这个死杂种，吃人食，不说人话，打死你，我连你的肉都不稀罕吃！”

骡子惊了，直着脖子，瞪着眼，往后直闪。老边攥紧缰绳，打得更凶。那骡子就挣着缰绳，乱踢蹶子。百岁妈着了慌，一滚滚下车去。这时骡子脱了缰，拖着大车横冲直撞，车轱辘正



贴着百岁妈的头碾过去。百岁扑上去，从雪地上扶起妈妈来。再一望那辆骡车，百岁不觉哎呀了一声。骡子的前腿已经陷进大路旁边的雪窟窿里，摔倒了。大车也翻了过来，满车的沙锅摔得粉碎。

百岁赶紧跑过去，想帮着老边拉起骡子来。老边无可奈何地摆摆手说：“腿断了！”就抱着胳膊蹲下去，皱着眉毛发起呆来。

百岁担心地问：“大叔啊，东家知道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老边忽地站起来：“怕什么，还要得了命？”又对百岁连连挥着手说：“去吧！去吧！你还站着等什么？前面就是车站，早到‘那边’心里早利索。”

百岁领着妈妈走到车站，心里老替老边担忧，不知他会落个什么结果。站上可巧停着列车，要往北开。百岁母子好歹买到两张去下花园的票，爬上车去。

百岁还是头一回坐火车，只听见耳朵旁的风呼呼响，真象飞一样。照这样子，一闭眼准到了。百岁想闭上眼试试看，一闭眼却迷糊过去了。睡了不知多久，听见妈妈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喊：“起来，孩子，是不是到啦？”

百岁睁开眼，懵里懵懂问：“妈呀，是到了下花园么？”

铁门外头站着个黑胖子兵，胳膊上套着条白箍，神气懒洋洋的。一听见百岁的话，转过眼来紧端量着，一面用又亲热又轻松的声调说：“下吧，下吧，已经到啦。”

百岁妈吓了一跳。这不就是大家背后骂做“白箍”的坏种，谁敢惹他？便牵着孩子躲躲闪闪下了车，想要溜走。

黑胖子兵一伸手抓住百岁的肩膀，还是那么懒洋洋地说：“打开行李。”

行李打开，黑胖子兵翻了翻，又摸百岁娘儿俩身上，一面摸，一面盘问。盘问完，把百岁一推，两只眼又转到旁人身上去。

百岁只想早一刻见到爹爹，急急捆着行李问：“妈，也不知煤窑离车站还有多远？”

黑胖子兵漫不经心接嘴说：“不远，不出五百里。”一回眼看见百岁妈那种吃惊的样子，忍不住打了个哈哈说：“怎么，远么？人家孟姜女万里寻夫，五百里又算什么？”说完，背起手，浪荡逍遥走了。



百岁母子闹昏了，细一打听旁边的人，才知道这是青龙桥，不是下花园，车就开到这儿，再也不往前开了。百岁妈认为自己买的是下花园的票，赶紧掏给人家看。票是明明白白到青龙桥的。一问票价，旁边的人睁大眼说：“多少？到张家口也用不了这样多钱！”

百岁妈觉得脑子里嗡地一声，腿一软，瘫到地上去。她腰里剩的盘缠不够吃几顿饭的，实指望一到地方能找到孩子他爹，可以有个着落，谁料想被丢到半路途中，上不沾天，下不着地，这可怎么好？

当天晚上，百岁母子蜷曲在小站房里，冻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母子俩问了问路，慢慢往前走，想要走到下花园去。又变了天，大雪片子密密点点地漫天飞舞。百岁妈昨天憋了股急火，牙肿了。今天顶着风雪走了几十里路，又冷又饿，只觉得头发晕，再也迈不动步。百岁着了慌，往前一望，迷迷糊糊的大雪里现出一座堡子，堡子外有间孤零零的小屋，隐在雪花里。百岁搀着妈妈慢慢挨到跟前，一看，不知是谁家秋收时候看场的小场房，门上挂着张破草帘子，里面有条土炕，罩满了灰尘。

百岁妈头一沾炕，便发起高烧来，一连几天起不来。

妈妈这一病，百岁的胆子不小，胆子大得很。过去在家里，三更半夜的，有时独自个溜到村边的桃树林子里去捉还没蜕壳的“知了”，捉回来分给他的小伙伴，也没

害怕过。于今妈妈病倒在荒郊野外，黑夜听见风吹狼嚎，百岁却怕得睡不着觉，只盼天亮，只盼妈妈快好。妈妈可总不见好。百岁白天便拾柴禾，到堡子里向人要点烂土豆子，回来就着口破锅煮给妈妈吃。

堡子里有个老羊倌，也是流落的外乡人。见百岁母子可怜，走来说：“你们还往哪儿走啊？这里离解放区倒不远，也就是个十里二十里，到下花园可就远啦。隆冬数九的，你们又没钱，又有病，怎么走得到？依我看，孩子也有十四、五了。不如找点零碎活干，也好混口饭吃，等开春天暖和了，再走也不晚。”

百岁妈流着泪答应了。过不几天，这个好心肠的老羊倌跟他东家说妥当，叫百岁天天帮着他去放羊。百岁妈刚一能爬起来，也替人家洗衣服，做针线，挣扎着赚点吃的。

百岁的东家姓齐，叫齐子仁，农民背后却都喊他做“齐善人”。齐家有两套院子：一套青堂瓦舍的，是正院；还有一个跨院，里面有羊圈、牲口棚，再就是老羊倌睡觉的下屋。百岁除了放羊，还得挑水扫院子，常到正院去，断不了碰见齐善人。

齐善人是个五十来岁的人，红光满面，两撇刷子似的黑胡子，模样儿挺体面。他住的那一排正屋简直是禁地，平时绝不许闲杂人进去。有一天清早晨，百岁在院里扫雪，东家奶奶掀着门帘喊媳妇去给她梳头，百岁从帘缝往里扫了一眼，望见堂屋的迎面墙上供着幅神象，赤红的脸，好威风。齐善人坐在

一张方凳子上，盘着腿，闭着眼，正在打坐。百岁心想：“这供的是什么神呢？怎么好象戏台上出来的关公？”

百岁猜对了，正是关公。百岁没望见墙上还挂着张照片，云雾腾腾里，隐约现出一位天神来，骑着赤兔马，横着大刀。据齐善人千真万确地告诉人说，这是“关帝爷”显圣的日子，拿照相机对着天空拍了一下，洗出来就是这样，你看灵不灵？

百岁也常听人谈起齐善人的善行。人家说早先年齐善人在北京城发大财，洋钱票子堆成了山，每逢回一趟家，见到穷亲戚、苦朋友，就从腰里掏出票子一把一把送人。究竟齐善人的手腕有多大，银钱能象海样淌来淌去，谁也猜不透。不过风言风语还是有的，说是齐善人专门勾结当地的警察，造假票子。这话也不一定可靠。一个善人怎么会干这种事，岂不是活活糟蹋人么？

到今天，齐善人的心肠还是出名的软，看见谁家没有吃的，就会赶着说：“你看你！我家里有的是粮食，又不是外人，去拿去呀，客气什么？”

拿了可得还，一斗要还一斗三。百岁亲眼看见个孤老头子还不了齐善人的债，三九天被逼着脱下身上的旧棉袍子，摔给齐善人顶了账。第二天，那孤老头子死了，死在他自己的冷炕上，肚皮是瘪的，一点食也没有。

百岁寒了心，一闭眼，就看见孤老头子死的那个凄惨样子。妈妈见百岁整天站在风地里放羊，手皴的起了鳞，脚后跟

裂了好几道血口子，常常摸着儿子的手掉泪说：“这不是咱久待的地方啊。”一开春，雪化了。母子俩商量商量，百岁就去找东家算工账，想往北走。

齐善人听说百岁要往北去，大惊小怪说：“哎呀呀，你的胆子有多大，敢去摸阎王爷的鼻子！北边是什么地区，你不知道？要不看你小，判你个共产党的罪名，也不冤枉。不过你也不用害怕，只要在我这里好好放羊，官府问起来，我会替你遮掩。

往后放羊，也得多加小心。这些日子挺不太平，八路军常从北边窜过来，打家劫舍的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——记住没有？”

这一篇话说得百岁半信半疑。

齐善人素来是古道热肠，看见地面不太平，便在堡子里敛钱买枪，还招了帮游手好闲的人，好酒好肉养着，保护地面。每隔十天半月，齐善人就要骑上快马，带着几个人，进城去会“白箍”的头目，谁也摸不清是商量什



么军机大事。

风声一天比一天紧，这儿抢，那儿夺，闹得鸡狗不宁。天天太阳一落山，堡子便关上门，庄稼人也被赶着去守门。堡子外头孤伶伶地只丢下百岁娘儿俩。小场房也没有门。到黑夜，母子两个挡上几捆秫秸，拿棍横别着，再压上几块大石头，好歹能挡住狼罢了。百岁那个年纪，正贪睡，倒下就打呼噜。妈妈胆颤心惊的，一星半点声音就惊醒，一夜一夜睡不安稳。

有一晚上刚交半夜，百岁妈惊惊惶惶把儿子摇晃醒，悄悄说：“你听！你听！”

百岁骨碌地坐起来。门外呼呼刮着大东风，吹得满山遍野的庄稼唰唰一片声响。远处噼噼啪啪响了一阵，又响了一阵。妈妈小声说：“你听！准是八路军又过来抢了。这个日子，可怎么过呀！”

百岁听了听，悄悄问道：“妈，不是说解放区好嘛，怎么还会有坏人过来行抢？”

妈妈说：“你问我，叫我问谁呢？别总是那个老毛病，询根问底的，追得人心慌。”

百岁不再问。娘儿俩坐在黑影里，又听了一会，光是风摇着小屋，忽忽乱叫，别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百岁直打哈欠，妈妈拍着土炕说：“睡吧。别熬坏了，明儿还得放羊去。”

百岁才要躺下，恍惚听见外头有零零碎碎的脚步声，又象是风吹树叶子响。正在惊疑不定，有只手拉着挡门的秫秸，哗